街椅

陈甬沪

你是否留意在我们街区道路上，不知从何年何时起，突然多出了一些供路人休息的椅子或凳子。老实说，我真的不知道并且也不曾正眼审视过这些摆设。总以为新建楼盘林荫道上置放的椅子，是一种设计或美化，而非生活需求的使然，至于林林总总散落在旧式街区，我则以为做秀之作。那天偶然之遇，一下改变了我的观念。

几天前的正午时分，炎热让大街小巷少有行人，我去新华书店。在一条小马路转弯时，瞥见一位老人在街边椅子上边挣扎边招手。初时，以为是醉酒者，仔细看时，他非躺非坐的姿势十分僵硬且呈痛苦状。也许是怜悯之心，我快步近前，他指指心脏示意上衣口袋有卡片，原来叫我电话告诉家人救他。两周后老人与我邂逅，他一张口就一再夸奖那街边的椅子，是椅子挡住他滑向鬼门关，当然也感谢我及时通知他的家人。看到我的疑惑，他讲述了他同事也是在路边突然心梗，因为周边缺少椅子等倚靠，硬生生地倒地，加重症状，一命呜呼。医生说，行路外出突遇不适，不能硬撑，随机应变地就近找个椅子凳子坐坐，缓口气，可能就转危为安了。

边看边聊

于是，我对小区及周边的椅子开始关注，并且在散步后还会特意地坐一会。时间一长，发现有一些老人清晨、上午、傍晚、甚至夜晚，会在相同的时间段里在椅子边聚集。和老人们交流得知，这位刘姓大爷住房小，老母亲还健在，一家四代人蜗居在二室一厅内，他将街边的椅子当作自己休息休闲的领地。腿脚不便的空巢老人许老太，每天拄着拐杖去超市买小菜，来回必在这凳子上坐一会，她说凳子是她的加油站，片刻休息让她能“自食其力”。

那位叫徐老师的奶奶则是不愿忍受电视节目的“吵闹”，将街椅当作避风港。原来老伴是个戏剧迷，整天价霸占着戏剧频道，一边哼唱，一边动作。尽管如此烦恼，徐老师很有教养，常常还会帮丈夫说话。嗨，老头子不容易啊！当年样板戏里无论是小生还是老旦，个个角色唱得是荡气回肠，那年解放军文工团来招文艺兵，跟他学唱的同学都被录取了，唯独他苦等着，最后还是老师婉转地告诉他，部队不收有海外关系的兵。

街边椅子的功能，对某些需求者有着如此丰富的内容，确实出人意外。但是因为关注，同时也多了一份操心。椅面是否清洁，椅腿是否结实，常常让我牵肠挂肚。我问过马路清扫工，也问过小区保洁工，甚至保安，他们的回答也在意料之中。那天，我对一只街椅不知是被车子撞坏，还是人为损坏之事向居委会反映，请求及时修复，得到的只是外交辞令。也许，很多人和我先前一样，对街边的椅子并没有太多的希冀，也无从知晓椅子那独具的魅力。

那天，我竟然看到了加拿大的动画短片《椅子的故事》，讲述一个读书的青年想坐在路边的椅子上，但椅子会移动，吓了青年一大跳。他想入座，椅子就闪开，他伸手要抓总是扑空，好不容易他按住了椅子，但椅子像无法驯服的烈马，剧烈地挣脱掀翻了他。这时，他忽然明白了该怎么做，他正面对椅子，半蹲下去，掏出手绢掸掉灰尘，于是椅子让他顺利入座，他也安心翻书阅读起来。

我沉思、咀嚼影片编剧那不一般的用意。街边的椅子如果真有这般脾气，那么人们善待椅子，不也正是善待自己吗！

喝“倒彩”

柴俊为

“叫好”、“喝彩”乃观剧旧俗。演得好给“叫好”，演砸了喊“倒好”，大概能算是一种原生态的“现场文艺批评”吧！

这种习俗主要流行在起源于草根的乱弹戏，氍毹上的昆曲一般是不兴当场喝彩的。究竟写的，看的，大家都是“文明人”。不过，文明人中也难免有偏激的。早期昆剧颇有些水词。据记载，有位县令听《浣纱记》中有“摆开摆开摆摆开”这样的俗词，怒不可遏，竟兜头浇了作者一桶污水。这可比喊“倒好”粗鲁多了！

我这个年纪看戏，原先不懂“喝倒彩”。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伶人社会地位大大提高，政府提倡尊重演员，反对“喊倒好”。听那时的剧场实况录音，精彩处只听见整齐热烈的掌声，连怪声叫好的都不多，遑论喊倒好！像喊“嘬！”“好喔——”这种喝倒彩的“科学”知识，我还是在侯宝林的相声中学来的。这几十年，传统戏演出逐渐开放，喝倒彩的风气也慢慢回潮了，尤其是现在不少年轻戏迷很怀旧，不爱看那些“与时俱进”的新编戏，反倾心传统老戏，也喜欢模仿观剧旧俗，不仅当场给演员的失误喝“倒彩”，回来还在网上吐槽，算是把草根艺评发扬光大了。

各地人情风俗不同，喝倒彩的风气也不同。在我常进剧场的年代，上海戏迷还是相对宽容的，尽管历史上两任伶界“大王”谭鑫培、梅兰芳都在上海吃过倒彩。上海的“倒好”一般就事论事，有了错，喊完就完，大多不会不依不饶。名老生孙岳在上海挨过一次“倒好”算是我见过比较厉害的。我曾经是孙迷，孙岳老师来沪演出我场场必到。可惜，那时他嗓子已经不太给力，阴晴不定。有一天，《碰碑》与《大登殿》双出，《碰碑》不带“托兆”，直接从“反二黄”起，唱到“三眼”嗓子就“转轴”了，越唱越哑。二楼有些性急的就乱叫“下去！”“退票！”场面很难堪。在我看来真大可不必。大轴《大登殿》，孙老师缓过来了，唱得平妥无疵，有几个地方观众还报以掌声。谢幕时，孙老师连连向观众拱手：“我对不住大家！”加唱了一段《碰碑》的“托兆”，观众尽释前嫌，鼓掌叫好。应该说是比较良性的互动。

不过，有些码头的戏迷没那么理性。有些演员犯了错，惹恼了观众，喝倒彩会三不罢四不休，成为起哄。我亲眼见过很有名的演员被整场喝倒彩。犯了一次错以后，一出戏只要轮到他出场，不管他有没有错，一开口底下就报以倒好。有的演员受过类似刺激后，就终身不去这个码头了。余叔岩在天津唱《击鼓骂曹》，不知为何挨了个敞笑，从此就不再去演出，尽管他童伶时是在天津红起来的。

天津的观众有些比较“轴”，上海话叫“鲠”。有个演员唱《四郎探母》的杨六郎，照例要戴“三肩”（有的写作“三尖”，我不知道确切写法），是表示武将身份的一块护领。因为自己的脖子比较短，演员有意藏拙不戴。“见弟”一场下来后，一个戏迷跑到后台就在他身后叫道：“三肩啊，三肩！”演员不理他就要上场。那人便提高嗓门继续喊：“三肩嘿，三肩！”演员无奈，只能重新戴上出去。

碰上一些脾气暴躁的演员，尤其是武行，往往会被“倒好”激怒而引发冲突。历史上最激烈的伶客冲突，可能要算1915年北京广德楼的一场义务戏。原订戏码是俞振庭的《长坂坡》，金玉兰反串《探阴山》。金当天忽然有事进城，临时悬牌取消。这在当时戏园本是寻常事。不知为何，那日观客大哗。顾主只得声明退票款，并承诺追缴金玉兰的酬金并罚款百元。混乱之际，金玉兰忽又赶到，登台演唱。可有些看客仍不罢休，乱嚷要兑现罚款。俞的父亲俞菊笙外号“俞毛包”，俞振庭外号“小毛包”，父子俩的脾气可见一斑。当时已经扮上赵子龙的俞振庭，怒火中烧，竟提枪率领众武行冲下台去，逢人便刺，以致“伤二命”。据说，后来花了大把金钱善后，俞仅判了4年徒刑。

说实在的，看客的水平参差不齐。有的“倒彩”喝得让人口服心服，因为被喝“倒彩”，演员下来虚心求教，大获收益的例子不少；而一知半解，不懂装懂，起哄捣乱的“倒彩”也很普遍。对付不合理的“倒彩”也有水平高低，有的演员脾气急躁，当场打骂观众，惹下事端；也有的演员涵养功夫了得，在自己的演出里不露声色，巧妙还击，令人佩服，甚至传为经典。

三言两语记

徐弘毅

本质看，十全十美的事或一无是处的事，似可遇见；而十全十美的人或一无是处的人，实难相见。辩证看人，善视天下。

背运不背心而越尽心，被运不被动而更主动。

有时，你越是图谋所谓好的结果，而坏的迹象往往同时显现。或许你得手、得果后，更坏的结局也会随之而来。好是好，坏是坏。好归好，坏归坏。各归各，人归人。不能强求“千篇一律”，不可图谋万果而归己。

起点高、起步早而离终点不甚远，只要稳步前行；起点低、起步晚而离终点远，只要快步前进——都可达到预定和理想的目标。怕只怕：高而不持，早而不行；低而不激，晚而不振。

为人做事要有腔调和情调，至少大致协调，万不可不着边际。

如果还有明天

金凯平

慧明是个单亲妈妈，从中国江苏来到墨尔本，靠经营餐馆维持生计。

一个冬天的早晨，当她打开店门，发现门外躺着一个流浪汉模样的人，都快冻僵了。慧明赶紧叫来邻居，帮忙把流浪汉挪到店里。一会儿，流浪汉醒了过来，对慧明感激不已。这人说他叫保罗，因为找不到活儿干，又冷又饿，才倒在店门口。保罗还请求能留在餐馆干活，不要工钱，有碗饭吃就行。

尽管餐馆生意不太好，慧明还是暂时留下了他。保罗很勤快，总是抢着干活。一天，餐馆打烊了，他吞吞吐吐地说：“我能不能带走一碗面？”慧明问：“你不会没吃饱吧？”他红着脸说：“不是我，是我的朋友……”慧明爽快地答应了。从此，保罗都会带走一碗面。有天邻居却告诉慧明：保罗悄悄养了个女人，每天都送饭给她……

慧明非常生气，她偷偷跟踪保罗，只见他离开餐馆，一直来到一处破旧的出租屋前，大声喊道：“我来了！”屋内燃着蜡烛，借着昏暗的光，慧明看到裹在棉被中瑟瑟发抖的是一个60多岁的女人，她松了口气，却感觉这女人好眼熟。她冲过去，用手电筒一照，喊道：“天哪！”保罗很惊讶，老太太却用凄凉的语气说：“慧儿，真的是你？我落到今天这个地步，全是自作自受！”慧明转身跑出来，面对保罗的追问，擦擦眼泪说：“她是我失踪了整整十多年的母亲！”

原来，慧明16岁那年，全家移民到了悉尼。可是，不久母亲就喜欢上了邻居家的一个英国籍男子，偷偷跟对方跑了。这件事在当地华人圈子里闹得沸沸扬扬，甚至有人说慧明也不是什么好货色。于是，父亲整日借酒消愁，没过几年就去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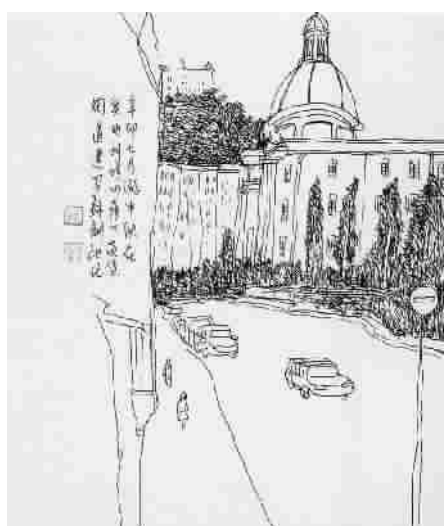
25岁那年，慧明匆匆嫁给了一个在墨尔本超市工作的澳大利亚人。最开始，他们也很幸福。不料，丈夫染上了赌瘾，家里的钱都败得精光，从此，丈夫像变了一个人，输光钱后就去买醉，回来后也是对慧明非打即骂。最终，他们只好选择离婚……

“我的不幸都是母亲造成的！”慧明恨恨地说。保罗叹口气说：“不久前，我流浪至此，偶然遇到你母亲。她请求我到你的餐馆帮忙，用自己捡废品的收入支付我工钱，而且恳求我不要说出这个秘密，直到她意外摔断了腿，我才天天来给她送面……”慧明沉默不语，眼角泛着泪花。保罗又说：“其实，你母亲告诉我，她很后悔自己当时的行为，这些年一直在找你。当她在墨尔本找到你时，却又害怕你不肯原谅她而不敢露面……”

3个月过去了，慧明一直拒绝见母亲。保罗告诉她，他的母亲也犯过同样的错，自己之所以流浪，就是为了找母亲。他早已原谅了母亲的过错，年轻时谁没犯过错？可至今找了3年，都没找到……

慧明原以为，自己再也不会原谅母亲，可现在，她听了保罗的故事改变了主意。3天后，刚好是妈妈的生日，慧明心想着：一定要特地煮了一碗面，亲自端给母亲……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萨尔斯堡风景（速写）

苏剑秋

用面盆捉蚊子

陆锡民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号召开展“除四害”运动，消灭蚊子是其中一项。居委会通过居民小组长挨家挨户通知居民清除蚊子孳生地并在家门前捕捉蚊子。那时我算是家里的“老大”——上面两个兄长，一个在郊区工作，一个在张家口读书。捉蚊子的事自然就落到我的头上。经过十来天的捕捉，弄堂里、屋檐下、花丛旁的蚊子确实少了许多，有时几乎看不到。夜里乘风凉听不到用蒲扇拍打蚊子的声音，少了蚊子的袭扰，晚上睡觉更香了。

一天傍晚，母亲对我说，居委会要挑一点年纪轻的人到树多的地方捉蚊子。你吃好夜饭，到华山路华园里去捉蚊子。十五六岁的我，接到任务十分兴奋。吃了晚饭，我拿了一只白色搪瓷洗脸盆，涂上肥皂水，兴冲冲来到了平时不易进去的花园洋房——华园。没人通知你在哪儿捉、怎么捉蚊子，完全是“单兵”作战。花园洋房里树多草多蚊子也多。它们常常是在树枝下、屋檐下麇集在一起嗡嗡乱飞。我用面盆对准蚊子用力一甩，一部分蚊子被沾在面盆上了。四处逃散的蚊子一会儿又汇集成团，我再用面盆甩，盆里被沾的蚊子明显多了起来。几个回合下来，形成团的蚊子不见了，散兵游勇都逃之夭夭。于是我另找地方再甩。几天下来有经验了：黄昏时借助亮光用眼找结团的蚊子、天全黑时用耳听蚊子的嗡嗡叫声，对准目标一甩一个准。但是也感觉到天热面盆上涂的肥皂水容易干，没多久就沾不到蚊子了。后来母亲叫我用烧菜的豆油抹在面盆上试试。结果捕捉蚊子的效果意外的好，蚊子沾得又多又牢。每天从华园里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清点战绩：把沾在脸盆上的蚊子一个一个粘到像练习本大小的旧报纸上，200只一张，第二天交到居委会。我最多的一次交了5张半。

母亲从居委会回来笑咪咪的，我知道又受到表扬了。那时没什么奖励，吃晚饭的时候，母亲特意往我的碗里多加一块比麻将牌大不了多少的红烧肉。当然，这不是每天有的。

我的绿色小世界

何鑫渠

我家的阳台上有一个小小花园，它很特别，是专门为寸土寸金住楼房的城市居民设计的。

它是立体的，一层一层组合起来可以高无止境。当然高过房子不现实，高过人体不方便耕耘，一般三至四层最为经济。我家小花园，就是三层的。每层有八个孔，下面3层24个，加上中间一个大的，相当于25个花盆，组成了一个小小的“迷你花园”。它的材料是白色塑料做的，很美观。它底座下有轮子，可移动或转动角度，以便让植物360度都能晒到阳光，在冬天也可以将花园推进室内。用的是营养土，植物的营养没有问题。

这是去年秋日我在漕宝路上光大会展中心的一个浙江农产品展览会上觅到的。这个刚刚出来的专利新品，取个夸张的名字“城市凉台花园”。买来时，花园里当时种的是吃叶子的羽叶甘蓝，我收割了七八次。除了第一次尝鲜和年夜饭自己享受外，其他都作为特别礼品赠给邻友了，其中一次是给了曾经当过农民的装修师傅尝鲜的。师傅笑着说：在城市吃到自己凉台里种的菜也是新鲜事；还问我哪里有得卖，听说上海没有卖羽叶甘蓝，还挺遗憾。

今年春天，羽叶甘蓝像油菜一样开花了，邻居们说见了我家的“油菜花”可以不去田野观景了。爱好园艺的妈妈把小花园移动安置到了我窗下，并与我争“地”，除给我保留当中一个大花盆的羽叶甘蓝作为留种外，将其他每层8个、三层24个小花盆内的开花羽叶甘蓝迁出，种在了小区的绿地上。然后，我又种了丝瓜、黄瓜、南瓜、葫芦、辣椒、茄子、长豇豆、小番茄。由于没有经验，南瓜、葫芦和茄子没有成活，丝瓜，黄瓜、辣椒、长豇豆、小番茄则长势喜人，而且都进入了丰收期。

虽说产量不能满足需要，经济上更是亏本大了，但看着自己种的蔬菜成长、开花、采摘、享用，精神和物质上的双重快乐油然而生：首先用种花的心态来种菜，不管收获与否，眼睛已经享受了绿色，心情是愉悦的；其次，本来只有农民才能享受到的那种快乐，我们城市居民，特别是从小生长在钢筋水泥丛林中的儿童，也可以在这个城市凉台中体会大自然的神奇；还有，让人喜出望外的是，丝瓜、四季豆的藤蔓沿到了窗框上，郁郁葱葱枝叶成了遮挡暑日的绿色窗帘，而丝瓜及长豇豆盛开黄色和白色的小花以及间杂青色的丝瓜、一丝丝的长豇豆，成了我的花园和母亲的菜园。

七夕会 赏心乐事

正是这小小城市凉台花园，给我们带来了那种神奇和快乐。

今宵灯谜

杨一峰

码

（机械二）

昨日谜面：十分出挑（当代女作家）

谜底：毛尖（注：十分，一毛；尖，尖子）